

417
1327
11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秦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正義曰今是

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

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

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

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索隱曰魏以安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

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後五年白起攻趙

拔九狼城。正義曰九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郢

拔

爾曆二年刊

417 (1327(11))

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

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是其地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

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

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

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買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

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拔

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按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

韓之野王索隱曰地志有野王縣屬河內野王降秦上

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

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

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

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

之事見趙世家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

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緹氏蘭徐廣曰屬潁川。正義曰按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緹氏東南地理志云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緹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輸蘭聲相似守

隨音而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統攻韓取上

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茲氏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

也長平以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

萬曆三年刊

秦斥兵

索隱曰謂犯秦之斥侯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索隱曰音加得聲名

六月陷趙軍

取二鄣四尉

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各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又有故鄣城此二城即二鄣也

而守之

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

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

正義曰趙西壘在

澤州高平縣北

廉頗堅壁以待秦

秦數挑戰趙兵不

出趙王數以為讓

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

反間曰秦之所惡

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

降矣趙王既怒

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

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

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

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

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

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

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

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

正義曰趙壁今在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

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

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百三十三

三

三

三

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齮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

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阜有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

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

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

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

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

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董份曰：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

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二萬于河，攻陘，斬五萬，

蓋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

坑之，則尤益其耳。以起一人而前後所坑，計且百萬，

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

不足贖，何啻死邪？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

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降趙卒詐而說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
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卷猶可
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顯
似山歸秦之眾散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
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
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
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
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
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
憂平原之補租患諸侯之排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
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
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
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
者此謂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
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
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
降殺之為害禍
大於劇戰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少
馬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
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
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
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
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
皇問李信，喜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
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
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勇壯勇。」
徐廣

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鑿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平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按：漢書云：甘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蕲南。正義曰：徐州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

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

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殞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終

史記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子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
五蓋後人差降之。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
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楊慎曰孟子傳
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叙孟子而以騶衍形
之則孔子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
禮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
禮乎諸侯者其意乎語不驚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
牛鼎之意乎語不驚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
此法惟騶
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
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叙鄒子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若何，友鄒魯地名。又云：本受
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所字，道既通游事
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
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
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
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
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
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

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
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
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
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
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
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
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
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
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

為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裨將亦是小義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
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
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仁義倫理本有準則特其始為濫耳濫謂濫漫無當也故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

鄒孟並論

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林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手索隱曰方枘是荀也圜鑿是孔也楚詞云以方枘而

萬曆三年刊 卷之五 鄒孟並論 三 劉見五百九十一

總叙諸子

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或曰伊尹
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
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
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
乎按此前叙行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
困阨不同然孔孟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云云見
孔孟雖困阨而不肯阿世苟合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
然又引奚尹之事為行解釋言其怪誕之術雖一時以
聳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自騶衍與
之負鼎奚之飯牛皆先合而後引之大道也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按子由駢騶奭之
徒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按子二篇田子二
十五篇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暴晏嬰之

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按此正承
意觀色處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
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
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
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
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

以安車駕駟東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御寶曰孟

王而不言事覺之無言其迹似之使其後所言者皆出王道覺亦何可言哉雖然覺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也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一論徐廣曰今慎子

十一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與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衢爾雅曰西達謂之衢五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

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

者遊漢宣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閎

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

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駟奭修行之

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駟龍別錄曰過字作轍轍者車

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

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胎膏過

之有潤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

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

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也

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齊人或讒荀卿荀卿

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衰別作宜非也

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
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
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誌云
龍淵水可用淬力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
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
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正義曰藝文
志公孫龍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于
十四篇劇子之言。也。索隱曰前史不記其名趙有
劇孟及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
劇辛

富國。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案尸子書晉人也名
疆兵楚有尸子長盧。佼秦相衛鞅客也商君謀事畫計
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自為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正
義曰長盧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
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
如字。正義曰藝文志云吁子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
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按抽出墨
法只一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
蓋字善守禦為節用。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
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也公輸般諷而曰
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距
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
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言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或曰
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
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
六
墨子

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史記五者及傳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終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

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

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

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

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

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

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

南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于阿

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

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

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

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

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

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

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

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

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

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

首。囚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

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文

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

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

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

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

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

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

不同。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

別本高上有可字

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

唐順之曰文之游俠

文聞將門

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索隱曰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

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

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

謚為靖郭君魯國薛城中東南陲

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以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過之

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

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石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

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如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

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

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

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

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

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從外來見木偶人

與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

萬曆三年刊

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

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山。即馳去。更封傳

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謂封傳而易姓名。夜

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

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

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

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

今視之。乃眇小火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亦斫

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
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
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
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止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
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
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
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
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
虜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
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
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三反而
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
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若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
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
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

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
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
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乃謂孟嘗君曰周
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
作祝弗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
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
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
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
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亦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

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
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
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
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
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弊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
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
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
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
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
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

馮生彈鋏

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
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
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
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諸子爭立而齊
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國策作
暖音許素反聞孟
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
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曰先
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
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
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
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

猶有一劍耳又蒯緤緤音侯謂把劍之處。索隱
曰蒯緤草名音蒯謂把劍
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
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緤也彈其劍而誦曰長鋏歸來乎
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
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
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
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
嘗君不悅楊慎曰按戰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
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
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
復歌按此則文意足而孟嘗好客乃見馮驩誤以左右
惡之為孟嘗不
悅語意索然矣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特相齊封
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

萬曆三年刊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三

貸別作出是

馮燒券

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使亦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

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

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
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
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
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
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
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
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
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
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
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

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
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
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
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
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
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
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
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
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

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疆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收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

驩說物必至

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

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此按

段國策作譚拾子語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終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趙諸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平原君家

樓臨民家民家有斃者槃散行汲索隱曰斃音璧散音

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斃者至平原君門

請曰臣聞君之喜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

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癘背疾言而

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

諾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

美人笑斃者

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釐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釐者。美人頭。自造門進釐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

毛遂自贊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八。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楊慎曰。壘用四先生字與。禮弓沐浴珮玉句法同。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穎。玄曰。穎。一曰。錐柄。一曰。刀環。此謂錐柄脫而出耳。非環義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而笑之之意寓于目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主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

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用者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禮用珠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

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鍾。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

譚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威寧有李城。王維禎曰：李

同之見若此乃不在食客
中。信平原之有失土也。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
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責其報德，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

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年並云十四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其所為，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以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矣。夫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躡，草屨也。簦，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

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

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

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趙世家
六
時汝光四百五十

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鮑彪曰。趙嘗親秦而負之也。故秦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

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

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

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

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

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對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

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摩。情為趙畫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

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楊慎

曰言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虞卿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終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

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檣。檣結檣頭。燒

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晝。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萬曆三年刊。已巳。行先。文。刊。行。一。一。胡。李。四。百。五。八。

信陵與魏王博

侯羸

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楊慎曰叙公子禮侯生及

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正義曰不正視故又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徐廣曰贊賓客適贊告也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羞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

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
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
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
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
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
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
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
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

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
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
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
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
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
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
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
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
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

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間音也。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業，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

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止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上音烏，白反。下音莊，白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

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宋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欃矢。呂忱曰：欃，矢也。今之胡箭而短也。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

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止鄉自剄。王維禎曰：侯生何為者？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國策曰：唐雎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

公子徒博徒賣
稟造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揚慎曰：客說長者而公子能聽之，至使趙王不忍言獻城，此見公子美處。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曰：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膠。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

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

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
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王維禎曰：使平原君素知此兩人，則邯鄲之圖必有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淳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

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畧有魏

公子兵法二
一篇圖七卷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

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唐順之曰：書此見繫國存三。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

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終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

春申上書昭王

與鬪而驚犬受其弊。索隱曰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按鮑彪國策作文王武王。王誤也。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鮑彪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秦人守待也。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彪曰散也。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則長垣非河東之垣也。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嬰城而守也。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索隱曰濮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坤。索隱曰單盡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溫。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

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榆次屬太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
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
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
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智氏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
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鮑彪曰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趙趙毚兕。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趙趙往來貌
犬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
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夫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
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首身分離。暴骸骨
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

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隨水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攻其利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謂與秦為敵也。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收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守，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地，謂以兵。齊右壤可拔于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

韓曆三年刊
四
四百六十五

海至東海皆長秦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
義曰言橫度也。國秦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
楚無燕趙也。不得相結。然後危動燕趙。直益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
魏。發使賂楚。約為與。魏黃歇受約歸楚。楚實欲與太子
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
楚太子與秦相應侯。蓋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
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君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
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

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
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
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
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
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
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
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留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
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
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
以徇其主。太子立。必賜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

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二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四君封邑。檢皆不獲。蓋並號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言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又改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

李園女弟

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
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
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
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
觀者見秦楚之日闔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
野王作置東邵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
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巴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
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
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
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
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
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
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
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
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
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

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昏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禍。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

遂南向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戰國策作君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

別本作太子

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
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得無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
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
無子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
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董份曰傳後結不韋事見
時事偶相同歎之也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施矣徐廣曰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施音老

失朱英之謂邪按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
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邪
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
固宜然故歌之施不在子失朱英而在於惑園妹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終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園深
與衍壯麗奇博如人觀帝臺天闕層宮屬觀觀
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
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
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

也姓須名賈蓋
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

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

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

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

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

萬曆二年刊

吳廷四百六十六

睢折脇摺齒

索隱曰摺齒拉折其齒

睢佯死即卷以簀

索隱曰簀謂草蓆之薄也

置側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

索隱曰溺即澆也溺年弔反

故僂辱以

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

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

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

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

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

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一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

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

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如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

於三亭之南

索隱曰三亭亭正義曰括地志

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

西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

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

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

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

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

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按睢料穰侯若燭肝膈胡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

寧不能奪其位易置之耶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

於累卵正義曰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

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荀息聞之上書求見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

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惴息靈公氣息

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

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

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

寡人之過也乃至於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

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

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潁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

厭天下辯士無所信敘秦事一段穰侯華陽君徐廣曰

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

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

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穰侯傳作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

剛壽是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

策立作治索隱曰戰國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

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

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又留臣無為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

萬曆三年刊

睢上書昭王

萬曆三年刊

李坤四百七十四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楨質。索隱曰：楨音
莖，楨也。質，利刃也。謂
腰斬者為楨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
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蔡。
薛綜曰：縣蔡，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
一曰美玉。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
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
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
按：割榮，意已指侯侯等
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王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

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
不足聽也。董份曰：雖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
王深言之，則立債事故其心最苦。意者臣
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索
隱曰：戰國策，概作關。其言臣者
賤而不可用乎？按：云字轉語，猶云無乃
也。索隱解，輕蔑非是。自非然者，臣願
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
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
云使持車。於是
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
云：永巷，宮中
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
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董份曰：穰侯，王慶，惟此言
最深，所謂危以激之也。欲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圍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

范雎見昭王

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閔猶昏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
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按洒，然非但敬肅，兼有恐懼意。秦王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者，長跪兩膝被地。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
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

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
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
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楊慎曰：臣非有畏，綱惠憂耻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
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
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癩病，癩如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而
三王之仁，而五霸之賢，而烏獲任鄙之力，而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范雎傳 五 宋桂四百九十一

而死成荆

徐廣曰一作孟

孟賁

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

王慶忌

吳越春秋曰吳

王僚子

夏育之勇焉而死

漢書音義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也。慶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

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

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鼓腹吹篪。

徐法曰一作蕭

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

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

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

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

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

之後天下不見也。

鄉秦且道

董份曰極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

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

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

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

索隱曰恩音胡困反，汨亂

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

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

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

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穀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里山中。西謂之

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

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

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

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

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天下之壯犬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

盧者，天下之壯犬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

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

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

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

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

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

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

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辟地千里，而齊尺寸

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

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山文子也。

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孟嘗君也。董份曰：言文子。穰侯。按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非孟嘗也。大臣作

此所謂借賊兵。脅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慶。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夫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高彪曰。遠交近攻。唯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魏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

問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

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

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

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

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

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

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

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鄭

二澤。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

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按至曰益親用數年而後請問此其說所以得行也。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國策作單。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淖齒之股。淖齒縮潛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允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允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

范睢賣須賈

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
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
外秦王乃拜范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
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
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
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臨晉有應亭則秦地
解者曰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當是時秦昭王四
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
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
聞之為微行敝衣問步之邸正義曰劉云
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

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
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
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賈須賈
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
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縑也
音啼蓋今之縑也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
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孺子
謂睢為小子
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
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
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

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

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

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
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云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懼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奉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者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索隱曰劉氏以南高平拔之正義曰紀年云鄭侯使南高平拔之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

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

在韓之西界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與汾相近也

得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

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

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任鄭安平使將

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

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

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

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作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

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

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

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

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

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白日

之內持國秉政者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 卷之九 五首 劉介

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徐廣曰曷一作得得一作仰

項也蓋項低而肩登也

魁顏臧羈膝孿

率也索隱曰魁顏謂顏貌魁回若魁也羈音烏曷反臧羈謂臧羈感眉膝孿謂膝孿也

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

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

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

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

為齧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

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

奪釜鬲於塗爾雅曰釜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鬲曲脚

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

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

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

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董份曰范雎以

肉蔡澤以羈旅而欲代相行而無嫌犯天下之至難其

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即雎之

繆言無王皆危而激之之辭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董份曰直答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歎即挫矣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按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為所窘了。應侯知蔡澤之欲困

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致譽。然為霸王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八十五 蔡澤傳 七 四百四十一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

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白結反。批。患謂擊而却之。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王之

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按。咤然。直指若利刃。鉅鋒得。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按。直說出。唯心事。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

不取也。且夫翠鳴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九 四十五 趙士

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夾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

客別作說

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四百四十四

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

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奕指

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騶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能。楊慎曰：投即今骰子。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

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

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

徐廣曰：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

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

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而投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

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

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

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

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

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九
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董份曰：戰國之士，世嘗少及者。范雎脫死，而取相，其恩讐快意，氣酸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不可及也。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高彪曰：周衰，諸士皆矜材角智，趨利而已。惟澤爲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危惡能激乎。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終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

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

樂羊死

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

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

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

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

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

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八十一

一

三國志四百五十一

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崇隱曰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西摧三

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

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

服于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

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

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

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崇隱曰囑音田諸

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

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

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崇隱曰護謂總

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

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

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

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崇隱曰地

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

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

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

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

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

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

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大呂，陳于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曰：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董份曰：言先王功也。先王以為慙於志。索隱曰：慙音若輩反。按即大學之慙。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

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董份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過于慟哭。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

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按幸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敵者。索隱解未明。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絜其名云。已無罪。

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美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

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

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必致

其主於威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夫

行于斯時也。樂生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于兼并而已哉。夫

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趙。又非樂生之所求。夫

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

萬曆三年刊

史已終。後則專三

五

易卷七百六十七

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美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
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
於天下矣適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
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宮
人顧先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
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
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
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
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
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
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
欲速之功使燕齊之上流血於二城之下妄殺傷之殘
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
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
廢廉善之風掃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
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王何以
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遠了
其同歸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董份曰

樂毅守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燕非有太德殊政以
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善并其國雖
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將終亂作以秦之強乘六國陵
夷漸以兵滅之而及其起而亡秦者猶六國之後也况
當齊之猶盛乎樂生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
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滅姓善後
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孰若勸昭王蓋施仁義定
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洽于齊人德至于天下所謂
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於是燕王復
可以成王業下不失為恒文惜不及此也

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
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
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
閒樂閒曰趙西戰之國也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其
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

蘭曆三年刊 史記樂毅列傳二 黃曆五百六

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客不違。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誼。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

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子。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楊慎曰樂毅授大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樂毅列傳第二十終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曰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

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

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

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

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王問何以知之。繆賢曰：「當時藺君屬人猶如對曰：臣嘗

此之慎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萬曆二年刊 吳王四百五十五

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

相如奉璧

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

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僂。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天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人。列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率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

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閉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萬曆三年刊
付汝光 四百六十六

秦趙會澠池

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驪不
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
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
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
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
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秦在趙惠文王
二十一年趙王畏秦欲不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
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

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
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
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音秦秦
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斝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斝相如曰
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音贊大王矣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斝
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斝秦
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

萬曆二年刊
河汝光

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益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

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按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伐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正

薄曆三年刊 巳 頁有別章二 五 黃重五百千

義曰幾在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正義曰相潞之間

州安陽縣南因防水為名後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

昌樂縣東北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按奢趙名將又括代頗收租稅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趙敗幾亡故附入之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

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

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

貴庶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

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

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

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

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

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

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

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

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

萬曆三年刊

黃里五百七

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曰。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曰。遂曰。漢令稱完而不免。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西南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闕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山疑其太近。據今洛州去洛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闕與聚城。是所距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

寫下一有趙字

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

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

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與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為假相國。所食邑復以封。而說為信平君。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拔屬魏郡。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

春別作陽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楊慎曰：冷語收煞妙。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蔣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以幕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程謹 四百九十一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
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
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
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
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
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
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索隱曰：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恣其殺畧也。單

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儋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
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
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劇辛本趙人仕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口扈氏輒名漢張耳，特別有扈輒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
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
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李牧擊破秦軍，南
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

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馬尚
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
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按此
傳叙
趙之存亡係相如頗收之去留死
生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
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
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
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終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音丹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為臨淄市掾木見

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

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古紀之鄒邑齊改為
安平秦改為東安平縣以定

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索隱曰
斷其軸

恐長相發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
穀齊以鐵鑊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

車轄齊謂之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

轄音折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

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

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

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夫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

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慘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

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

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大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

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

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

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言始如處女，軟弱敵不為備，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忽適敵忘其其田單之謂也。

初，淳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

音皎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

女，女遂與通。及告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

萬曆三年刊 史記田單列傳三十一 四百六十六 見

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蓋邑人
王蠋賢。劉熙曰：畫音獲。正義曰：括地志云：襄里，今軍
城在臨淄西北。又云：畫邑，因畫水為名也。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
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
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
而死。索隱曰：脰，頸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
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

王

董份曰：觀此叙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
布衣其推獨至矣。孰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終

史記八十二

漢曆三年刊

史記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

列見六十四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
景之口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宜抽魯

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
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倬傲儻之畫策索隱曰廣雅云
傲儻卓異也。

正義曰倬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覆

下殺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曰服千人

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章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

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

國云在旦夕先生李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

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

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

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三

一 劉見五百四十六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
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問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因平原君謂趙王
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
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
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
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
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
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
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

請別作且

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
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
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紹介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
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
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
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
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
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八十二 魯仲連傳 二 黃且 五百四十四

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

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索隱曰：從頌音從容。正義曰：鮑焦外傳云：鮑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節擔樵拾橡充食，故無子。亂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衆人不知，則為一身。高彪曰：不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賜爵一級，故謂秦為上首功之國。

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

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

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

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

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

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

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

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

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何休曰：斮，斷也。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按行既其分不能激矣，故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上音依，下音希。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

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夷也。號夷維子。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

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禮也。天子適諸侯，必舍於

廟，納筦籥，攝衽抱機。音紀。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正義曰：籥，即鑰匙也。不得入於魯，將

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

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謂主人在殯東，將借其殯

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吳廷五百五十一。

机
視視
別作

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疆，鄒魯君生時臣不盡事養，死亦不行賻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臣皆不納，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按庸下人也，雖觀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以寵任予奪，言彼方恐懼而驚拜也。於是新垣衍起，再

所下別有謂

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二十餘年者誤也。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

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齊淮北泗水之北，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

時秦與齊和故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云：衡秦之勢成。索隱曰：謂奔絕楚魏之所攻而不敢志在攻聊城，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
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
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
齊乎。索隱曰。王劭云。魏
富比陶。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
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
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
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
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

擬

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况世俗乎。
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
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
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
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
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
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
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
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

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
之名棄忿悃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
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按聊城事在田單
復齊後或當長平
戰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為後人補撰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
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
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
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按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厚利者也其
一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
雖不敢知然
而連超遠矣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拔生

之徒交上書

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
明帝諱改姓曰嚴故生名乘字叔其子阜

孟以術枚
氏而得姓

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勝等嫉
猶間也

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

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楊慎曰鄒陽
書太史公謂

其此物連類有足觀者真西
山病其使事太多漸流于死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

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象日為君。索隱曰玉礪
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

懼故曰畏之。師古曰精誠
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

蘇林曰白起為秦代趙破長平
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

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代趙破長平
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

葡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漢平五百八

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夫精變
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昂昂趙分也食干歷之也
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
知張晏曰盡其計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卒從吏訊為
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
執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
人口石也則右是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
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
得寶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司馬
胥接與辟世楚人陸通字接與恐遭此患也願大王
執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後無
使臣為箕子接與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

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
新傾蓋如故索隱曰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輒車對
于途傾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卞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孟康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後齊伐魏奢登城謂
以爲魏累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言蘇秦於白圭
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
還拔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
禹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七
漢平五百四十四

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駢馬也生七日更膳以珍奇之味。正義曰馱馱音决蹄。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齷脚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中范唯指竹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仇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於世義不苟取此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

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口成城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類云讒人積久買達云鑠消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肉為之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清滅也

疆威宜

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滅張晏云子滅或是越人蒙字

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番名當世索隱曰小

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

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

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

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索隱

簡公說之而殺簡公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日按

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故功

之墓又唯云剗別孕婦則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疆

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物何則

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

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

不許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

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

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

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

閻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

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

孫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

路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抵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刻為之容飾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為者名鈞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

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上。漢書音義曰太公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令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制云皁養馬之器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索隱曰蓋以名不順也

萬曆三年刊
已亥年刊
卷之三
四百七十九

至勝母縣墓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特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贖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終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平楚云楚王生子為

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曰藁音燭草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屈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

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一 何魁五目令六

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應劭曰：離騷，序也。騷，憂也。離，騷也。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唐順之曰：以議論入敘事中。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密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汙音烏，故晚於濁穢。正義曰：晚音稅，去皮也。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列傳
二
付卷一百五十四

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皆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

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唐順之曰：忽又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按：敘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畧同。蓋傳人君之變體也。唯伯夷、屈原、太史所重慕，故詳論之。

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王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非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唐順之曰又叙事。按此直接上屈平既疾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潔白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音門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列傳第四
四
吳金五印

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音茂。索隱曰莽音茂。傷懷永哀兮

汨王逸曰汨音疾行也。孔

徂南土王逸曰徂音疾行也。响兮窈窕徐廣曰响音窈。孔

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鞫王逸曰鞫音窮紆。

度未替王逸曰剗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剗削易初本由。

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

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巧匠不斷

兮孰察其揆正王逸曰玄文幽處兮蒙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蒙盲也。章明也。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瞽也。正義曰睇出帝反。變也。

白而為黑兮倒上而為下索隱曰下音六。鳳凰在笈兮雞雉翔

舞王逸曰笈籠落也。索隱曰同。標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夫黨人之鄙妬兮老不知吾所戒王逸曰莫也。昭我之善。

任重載盛兮指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

也王逸曰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詘俊疑桀兮固庸態

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文質踈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

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悟兮孰知

余之從容王逸曰猶逢也。索隱曰古固有不並兮豈

萬曆二年刊

文并五百五十六

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

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

曰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

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也。亂曰索隱曰王師

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王逸曰

修路幽拂兮，索隱曰楚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永歎慨

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唵

已下二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

兮。王逸曰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定心廣志

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

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

為類兮。王逸曰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

曰汨羅也。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

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

沙區，回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

祭甚善，但常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練樹葉塞

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皆其遺風。屈原既死之後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

人表皆是景差。今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

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

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

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

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

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

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

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乃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

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索隱曰：誼為傳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賈

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賈

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昭

日論也。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

嘉惠兮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
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鳩梟翱翔。闖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曰
騰反茸音而隕反字林云闖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夷兮。方正倒植。索隱曰
逆夷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
日漢書作隨夷莫邪為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
將一曰莫邪鉞刀為鈇。徐廣曰思廉反駟按漢書音義
頓讀為鈇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不自得意幹棄周鼎兮。而寶
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騰駕罷牛兮。駮
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
冠也。師古曰

屨在冠上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李奇曰訊
告也張晏
竟亂辭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索隱曰漢其
誰語鳳漂漂其高遯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鄧展曰澠深潛。呂自珍。徐廣曰澠
煖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傾煖。煖。正義曰。顧野王云
夫豈從蠃與蛭。螿。漢書蠃字作蝦。蝦。蛭也。蛭
音質螿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
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
桓不去紛紛構讓意也夫子不如麟鳳。瞻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瞻音且知反
翔逝之故也謂歷觀也。漢書作歷

萬曆二年刊
卷之三
六百年

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芳覽德輝焉。下之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翻徐廣曰：一逝而去之。正義曰：推動也。

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吟聲。彼尋常之汗濱兮，索

微起則合加動羽翻。遠逝而去之。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如淳曰：大魚也。

曰：汗濱也。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庾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

鱣口近腹下。客忠臣而為諛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為長沙王

太傅，正義曰：賈誼宅在縣南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三年

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物志有山

鴉體有文，色上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買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

楚人謂之服。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

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

曰：歲在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索隱曰：施

口單闕。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讖驗

義曰：發策數之。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予去何之？漢書作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

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

音鳥活反。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反。

幹轉也。連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

也。萬曆二年刊

可盡言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
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李斯也。傅說胥靡兮，索隱曰：晉灼云：胥靡，相也。乃相武丁。夫禍之
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索隱曰：韋昭云：纏，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纏，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
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呂氏春秋作疾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矢有物觸之，則激怒。萬物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萬物
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
索隱曰：漢書云：大鈞，謂物此專讀曰鈞。繫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上心林云：大鈞，造化之神。坎輒無垠。

應劭曰：其氣坎輒，非有限齊也。音央乙。索隱曰：按天
無垠，謂無有齊畔也。王逸註：楚詞云：坎輒霧氣昧也。天
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
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治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
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端反。患，博音徒。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
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也。迫，迫貧賤也。趨，利也。大人
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

薄曆三年刊
李肇五百八

晚索隱曰說文云擱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
大木柵也漢書作儀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
兮好惡積意積之萬億也○正義意協韻億真人恬漠
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索隱曰遺形者形
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
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張廣曰坻一作坎駟按則逝兮得坻則止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縱軀委命兮
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
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索隱曰舜
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
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韋昭曰憑音士介反○索隱曰崩故憑蒯兮何足以疑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憑介鯁刺
也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祿
也駟按如淳曰漢

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蘇林曰未坐宣室火前正室上囚感鬼神
自行祠還致福釐首儀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孝文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
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
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
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無後賈生自傷
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
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

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諛亦不類楚之放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已之言不得已而自死諛以新進之士欲問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於帝太史公同取其又而同悲其志故列為同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終 史記八十四

